

民族土壤孕育的花朵*

——试谈谌容笔下妇女形象的性格特点

谢 湘

与同时代的妇女形象相比,谌容笔下的妇女形象是独树一帜的。出于对中国妇女的特性和本质的思考,作者十分重视写出人物性格的民族特征。本文的前两部分,着重地论叙了谌容笔下的妇女形象对于理想的追求中所表现出来的专一执着、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以及在正确地处理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中所具有的那种深明大义,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美好道德情操。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感情表达方式。性格内向,感情含蓄,则是这些妇女形象的又一个性格特点。

这种含蓄是一种适于本民族审美心理的美。它的形成,同我们民族的整个历史有关。中国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对于中国妇女的性格特点起着重要的直接影响。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从孔孟之道到程朱理学,统治阶级形成了一整套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为核心的封建伦理观。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又粗又长的绳索束缚下的中国妇女,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成为双重的奴隶,她们忍辱负重以及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少有的。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结果,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妇女在感情的表达上不可能象西方妇女那样急切、奔放、外露,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敞开心怀来表示自己的心情。这个特点,在谌容笔下的妇女形象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这几个妇女形象,最显得娴静、矜持的是陆文婷。她的性格,可以说,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心理素质。当她的好友姜亚芬把自己即将出国的消息告诉了她,尽管她并

不赞成这种行动,可是她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不能不走吗?”;在含泪告别的家宴上,刘学尧夫妇对“中年问题”发表了那么多的感慨,静静坐在一旁的陆文婷,她虽抱有同感,也只轻轻地说了一句:“可惜知道这些的人太少了。”这里每一句短短的、轻轻的答语,无不鲜明地表明了陆文婷本人对待事情赞成与否的态度,但这种表态又都是以委婉、温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当然,温和并不等于软弱,娴静不等于没有斗争性,陆文婷还有着外柔内刚的特点。“文化大革命”的激烈混战时,一群造反派在医院手术室门前你拥我挤,打算把“叛徒”病人焦成思抢走。只见陆文婷端庄地坐在高高的手术椅上,连眼皮都没有抬,只是轻轻地吐出了五个字:“请你们出去!”这句斩钉截铁的话,表现出这个外表文质彬彬的妇女内心所具有的爱憎,和由这爱憎所迸发出来的不可抗拒的威严和力量。这又使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大的斗争上,这些妇女也多半是采取含蓄的反抗方式。这种含蓄,既符合中国妇女传统的感情表达方式,又符合陆文婷本身的经历和教养。她从小就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她不曾有过欢乐的童年;不曾幻想过飞来的爱情;也不曾幻想过超出常人的幸福,以后长期清苦多磨的生活经历使得她养成了深沉、缄默,不善于冲动的个性。她不可能象久经战火考验的老战士韩腊梅那样,在斗争的风浪面前敢于勇敢地站出来主动出击,而只可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曾有人

* 本文是我校中文系七七级毕业生的毕业论文第三部分。

黄雅陆文婷,认为她缺乏革命者应有的气质。这些人忽视了民族土壤对于培育花朵的作用。作者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她写出了普普通通生活中的“这一个”,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的“这一个”。正因为如此,陆文婷才那样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成为人物画廊上引人注目的典型形象。

韩腊梅不愧为走向成熟的中国妇女的代表。战斗的生活培养出了她一股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然而在爱情的表达方式上,中国妇女传统的行为特点和心理状态对她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历史造成的误会使她与李梦雨分离了,但炮火中积聚的爱情火种在她心里始终没有泯灭,直到牺牲前夕,她才把自己内心那种炽热真挚的感情一泻无余地倾吐出来。她是那样眷恋那条曾和李梦雨一同抒发过理想所停留过的清美山泉,又是那样以李梦雨能守着自己到最后告别而感到无比的安慰,以自己的爱得到了理解视为最大的满足。她的爱,是一种热烈的爱,崇高的爱,圣洁的爱。而她的一举一动,自始至终却表现得十分克制。十分含蓄。她早就得知李梦雨的消息,却从不去找他;医院的一次意外相逢,她采取了有意的回避,但身边时时伴随着她的那半条与李梦雨分手时的军毯,又表现出她对李梦雨依然一往情深。中国妇女对于爱情这种专一执着,热烈而含蓄的态度,从韩腊梅身上,我们是可以深深地感受到的。

不可否认,民族性格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甚至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透过含蓄,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妇女性格的另一面。中国妇女长期受到沉重的精神奴役,因而她们很难象西方十七、十八世纪的妇女那样自觉地起来为争取自己平等、自由的权力而进行斗争,直到革命风暴席卷而来,她们一般都是作为被解放的对象,受党的启发、教育后才有可能走上革命的征途。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这些妇女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显得过于忍受,甚至有点委曲求全的味道。

湛容描写的多是一些中、老年妇女形象,因而她们身上所因袭的历史重负,所带有的旧的烙印也要多一些,深一些。拿陆文婷来说,她有着高超的医道,精湛的技术,却遭受到那么多的不幸,遇到那么多的困难,但她从不奔走,也不哀告,只是默默地忍受,独自在那里苦苦奋斗,以致于最后病倒。对此,读者在崇敬感叹之余,不免又带一点小小的埋怨。恪守农村一辈子的西坡奶奶,她虽然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但从精神面貌上却看不出有什么差异,甚至还带点麻木。我们在了解她的全部经历后,心头总有那么一点压抑之感。我们不能过多地指责湛容。她是一位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家,她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客观地、冷静地反映生活,既写出了这些妇女身上所具有的积极民族精神和美好的道德情操,又写出了她们身上或多或少还确实残留着的一些消极因素。同时,她严格地把握各自不同的经历、环境和性质特点来描写她们,因此她所塑造的妇女形象,就象我们熟悉的陌生人,看不到任何人为粉饰和拔高的痕迹。当然,看过湛容这三篇主要塑造妇女形象的小说,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感觉,作品的调子似乎逐步趋向低沉。看到民族土壤中的复杂成分是对的,但如果过分注重那些生活中的悲剧因素,那么,作品的时代光辉将会减弱。这一点,看来是值得作家注意的。

湛容笔下妇女形象从言行举止、表情达意到内心世界所体现出来的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的这些性格特点,是使她的作品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个决定因素,也是她的作品拥有极大的读者群的一个根本原因。湛容达到这个成就不是偶然的,这是与她熟悉历史,熟悉生活分不开的也是与她十分理解她笔下的妇女形象分不开的。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有土壤才有花朵,湛容的成功又一次证明了这个道理。我们希望湛容同志开拓自己的眼界和生活环境,为人民塑造出更多带有民族特色的新一代妇女形象。